

# 等待「藝術北京」的下一步

• 盛 潔

2012年的「藝術北京·當代藝術博覽會」(「藝術北京」)以「立足本土，完整亞洲」為理念，進一步深入到了本土的中國藝術市場，參展畫廊與機構近200家，相比中國國際畫廊博覽會(CIGE)的49家畫廊而言，確實壯大了許多，與往年相比似乎也更加多元化。今年的「藝術北京」還增添了經典藝術博覽會(「經典北京」)展區，展出中國傳統水墨畫、工筆畫、瓷器、西方經典油畫、雕塑和古典家具，從藝術形式可以看出是針對內地市場需求而增加的。這樣不僅帶動了來參觀的客流量，同時也引導主流群體更多地參觀了當代藝術展區。

以參展商來考慮整個博覽會，「藝術北京」與國際上的知名博覽會如巴塞爾藝術博覽會(Art Basel)和弗里茲藝術博覽會(Frieze Art Fair)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北京全國農業展覽館展廳的地面高低不平，每個展位的设计沒有太多的變化，大多數的畫廊也只是以展出平面作品為主，基本沒

有大型的裝置，或者相對來說安裝難度大，大型的雕塑也基本見不到。儘管如此，展會期間仍是人流不斷，驚喜不絕。經典藝術展區其中一家來自台灣的參展畫廊帶來的俄羅斯風景油畫與人物畫都被貼上了紅點，在展位與畫廊老闆交談的過程中，筆者了解到不僅所有展位的油畫都被賣掉，畫冊上沒有帶來的許多作品也被預訂。在當代藝術展區，台灣誠品畫廊帶來的展望的雕塑與劉曉東的油畫也都被貼上了紅點；一家來自上海的畫廊以人物寫實、現代水墨畫為主要的作品也全部賣出。從而可見，主流群體對藝術的認知(尤其是那些拍賣價格平穩不降或日日高升的作品的主流藝術家及其藝術風格)與購買力還是主要由拍賣行所引導的。然而，「藝術北京」以其「立足本土」為主體，整個展場也展現出了國內藝術市場的縮影。

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在短短的十年來發生了許多轉變，1990年代的中國政治波普風格將中國當代藝術帶入國

際市場，雖然中國市場在2008年後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持續升溫，然而整個藝術市場包括拍賣行和畫廊都屬於純西方體制，而博覽會在西方的蓬勃興起也只是近五年來發生的事情，所有這些不同系統所該扮演的角色在中國都屬於初步認知階段。而且近年來，博覽會的角色在西方整體也在逐步轉型。在過去，其角色僅僅是收集大量的畫廊，讓人在短時間內看到眾多來自不同地區的藝術。而如今許多國際大型的博覽會也愈來愈「藝術化」，並同時發掘和扶持年輕藝術家，例如香港國際藝術展 (ART HK) 設有「亞洲·壹·展館」(Asia One) 展區，以年輕藝術家個展為主題，這樣畫廊不只是展出自己囤積倉儲的舊作品，更是將展位視作小型的展覽空間，將年輕藝術家帶入到更國際化的平台。2012年「藝術北京」的「青年藝術100」主題展是由趙力帶領的藝術北京學術委員會所挑選的藝術家參展，他們也代表了國內以官方學術為主題而獲扶持的年輕一代。

如果將「藝術北京」放到國際平台上，僅與2012年香港國際藝術展有266家來自38個地區的畫廊相比，在許多方面還需發展。而這背後需要發展的方向也不僅僅只是依靠博覽會本身，更多是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從而帶來大環境的逐步變化。藝術本身需要完全自由的空間，畫廊與拍賣行要有相對公平的市場競爭，與國際有所接應，才可以為藝術家提供相對平等的舞台來自由發揮。然而，今年年初政府對藝術品市場進出口稅收的提升和更加嚴格的監控和管制，使得國內藝術市場的局面更加緊張，更不用說

人們對未來的政策趨勢感到更加撲朔迷離。國外大大小小的畫廊看到內地藝術市場的「蒸蒸日上」，也只能遠遠觀望——由於對中國政策的把握不足與對內地藝術市場需求的不確定，只有選擇最接近內地的香港來觀望，以等待正確的時機向內地「進軍」。如果中國政府在進出口政策上進一步嚴格限制，這樣國際化的展覽或者藝術品將更難進入內地市場，雖然美其名是對國內藝術市場的保護，但是這樣一個封閉的內部循環系統，缺少了公平的競爭，是得不到健康發展的。

另外，在藝術教育或傳播方面，博物館應該是整個藝術體系中最重要主體，而國內無論大小型的美術館還是國家官方博物館均以政治宣傳為主，例如2012年3月起在國家博物館2,000平方米的一號大廳展出的《現代經典美術作品》，皆為紀念過去六十年以革命歷史為題材的政治寫實油畫。藝術系統主體的缺失，使得國內的藝術市場也只能在畫廊與拍賣行這樣的商業氛圍中重複運轉循環，而人們對藝術的認知也只能停留在這個階段。

總而言之，如果想要有一個國際化的博覽會，背後無疑需要由國際化的自由市場支撐，然而「藝術北京」在國內的大環境而言，還是真實地反映了當下內地藝術市場的整體系統。雖然這十年來中國藝術市場年年讓人「驚喜」，但未來的發展是否會有本質上的改變，我們唯有拭目以待。

盛 潔 前波畫廊(北京)藝術總監